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

脩省四

災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皇上以邇者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大臣及左右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雍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性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遠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

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
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天心仁愛適有邊陲之患實
憂懼警惕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
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
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
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
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
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
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采擇一曰蓄
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
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

曰省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救 何謂蓄材以備

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
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
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
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
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
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
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
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
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 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

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
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
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
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
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
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
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
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
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

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
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
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
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
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
囚而建霸孟明三址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
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
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
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
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

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多事則彼人
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
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
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
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
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
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
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
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

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六
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
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
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宜先聲而後實者
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
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
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
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
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
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
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

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
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
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何謂屯田
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
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貪於
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足
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
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戍卒方以戰守不暇耕
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
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
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

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貴緣皆以權力而強委

之也彼且需求剌剌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
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
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
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
固已因此輦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
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
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
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
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
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

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
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
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强壮宣以國恩喻以虜仇
明以天淪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
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虜
有不足破者矣何謂省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
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
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
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
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

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
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
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
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
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
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
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
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
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何謂嚴守以乘
救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
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

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
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
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
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克溢而後乘怒急
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
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
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
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
謂不可勝焉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
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

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歆

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災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羣工同加脩省次日臣又欽蒙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羣臣之負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

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
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
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
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
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
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
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
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言
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序

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
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
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
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
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德以弭之則轉禍
爲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
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
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
直言以防壅蔽敢爲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
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
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

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略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為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解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

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
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
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
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
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
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
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
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
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
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濟河道
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

水飄蕩屋廬湮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

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

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

租秋糧待秋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

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

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

省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

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

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

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賄之弊貽帶徵之
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
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
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
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今其
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屢慝何由而知讒諂面
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
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
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

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
安民有不便雖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
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為忌
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
善者即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
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視聽于
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羣臣奉職於下
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脩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乃於 大祀迴鑿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
天為雖曰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
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特顯臣等反覆思惟妄
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
縱失歟外戚驕盈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足召
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
者所論典禮申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
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
人心以為非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
其釐之官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
齊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上

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體不可喻而人言所當
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
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
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
既端餘弊當救凡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
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近
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從爭大禮
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蒙蔽之舊昔
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
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闕進雜趨之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藉興鄰為詞不知

公義安在雖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
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官非其人則火
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
論所據叛建寺宇孰非塗麁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
皆攘奪民利必湏盡數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
根稍釋民怨今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
則曰不相干是名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
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
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乃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
宜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始終之懿今也求房屋而
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恩寵大

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
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綸音
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佞幸間得轉移而聰
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有變
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於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宜潛操
默運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
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
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
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

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聽納無倦容受必弘大號渙汗而不渝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興邸臣僚除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項人員并軍厨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授職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過邵喜房屋莊田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

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抄
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
科其寺宇亦乞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
禮得中已足以回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
之由矣

陳言脩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
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
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于此謂之咎徵 陛
下聰明睿智承 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
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

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內禁為之災是
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
性不潤下也風雨助虐抑又甚焉何也臣稽古驗今
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天心仁愛之所歸
也今春京師災異臣方外遠竊伏思念陛下初政
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
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陛下遇
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祈告

天地宗廟社稷痛自省循兼勅兩京文武臣

寮同加脩省上思以答天心中思以慰物望此商主
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臣才猷未効於平日位次忝

居於大臣備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覩

陛下今降勅諭謂此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

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盍亦求所以

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覩 陛

下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多矣書云

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

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

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

與外議每相杌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

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朞月而重增條

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尊信 陛下試取登極

以來降出 綸音反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

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

或槩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略不措意所行且與背

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

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謀移始慮內啟

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 旨曰已屢有

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憲言則答曰

罷曰不准或遂從寬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臣

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

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

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

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
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敷陳已上奉到 旨
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
付諸叅預密勿元老詳勘以 聞斷而行之 天鑒
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萬分一
有舞文巧詆兇饗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脩職業人
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閭宦事發於外
則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
宥原天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
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
立悠久之規特其權綱挈其要領使薄海内外咸遵

一軌以光丕業以保眷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脩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今日惟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懼災脩政疏

劉瑞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地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部臣等切見南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荒災視諸省尤甚去秋以來饑饉日甚一日流徙成羣死亡載道至人相食哀號之聲顛沛之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

可謂非常之變矣仰賴 聖慈 詔旨屢下帑藏數

頒深切憂勤亟為拯救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

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

日地動者再雷電交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

雷不宜震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此

何地也震不于他日而獨于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

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

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

也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

不敢汎舉謹條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

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於查盤倉廩空

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况益之以水旱饑饉公私俱困幸蒙 聖慈撥賜鹽銀十萬兩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處亦給賜銀三萬兩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北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江南者動以萬計若三萬兩給之其何有濟况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伏願 陛下一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付賑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乎瀕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石銅錢

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外嘗以荒告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於一城祖宗救之如是其急况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

陛下念之

其二嚴督逋賦邇者軍儲告乏矣朝

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

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
選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
哉况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
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
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
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
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所司則量其多寡
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
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其
三督察賑濟官員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
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

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賊也即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其四脩祭告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

神禹成功九山刊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
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
南山東災傷廣矣饑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
而 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陛下懷畏天
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齋香幣告于天
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為民請命則 皇天親於
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
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
中南京大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備等祭
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
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 其五謹戎備饑

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饑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勅南京內外守備叅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買頭做工偏於窮卒悉皆掃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人抽十千人抽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訓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

兵威日壯倉卒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
之橫行不足憂也 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
特脩於政者耳其大本則原於 陛下仰惟 陛下
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雪
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 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疾風暴雨伏願 陛
下善事 天地如事 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之
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以惜天下之
財諫行言聽以來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
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
付至公而奸巧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犬馬之誠干冒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臯

邇者流星為變事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聞久矣臣不敢贅臣竊惟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以思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敷陳愚悃以求不負聖君緣皇太子故意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聖人之

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天變之
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而為之應者
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
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脩道為
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
於已俛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
顧將亦消于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
喻其故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
寡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之
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哉 皇
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也

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牽合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隆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充養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信也 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誠再望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讜以備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為億萬年無疆之兆也 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濬

近諫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

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

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

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

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

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

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

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

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

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盡投

於權門厓羸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
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枝露體空腹目為勁兵此
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
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
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羣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
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
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
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
窮而富者或不措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
籍名則强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
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

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惠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
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
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踈而紙筆之文太
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
道學異言異服扇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蹶
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竒着
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
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輒堂官首領攘臂喧呼
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污而倡優為狀由捷
徑則廉耻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
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甲第連雲而賜宅 賜莊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狙詐長則直諒消

願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勢熾而寒素走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蹠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勅諭所慮者蘇松以址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值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嶙嶙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頒而實惠未流
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相錯而里
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處以賑濟為先而蠲免為
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
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
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
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疊求實惠
則名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
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寬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
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
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尅者也

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所謂利也
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

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
士人力既齊則馬足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
今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
一融通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
錢則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
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
淹滯之弊革則霑惠者必救死勤者既勸則惰者思
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
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關則捷

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
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
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輒膝
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
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手教化者如此
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問故慢
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陛下
下也畧從違則大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
慎賜宅賜莊之旨則國用足此弊革而利
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寃鋤強所以助弱息

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略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
色希而後公道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
而利興於冤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
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
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
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多如舊也
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
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
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蘖之為害如
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
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

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
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
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困窮者
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說
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
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
尚書之言進則言路闔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
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
天下攘皆足致變故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
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

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
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
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
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者未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
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
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來京
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廷
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
無輕為動作以為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

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手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天子罪當萬死雖至

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陛下復

回汪俊還其舊職今其與在廷諸臣從容詳論諸

臣執禮於下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

間情綱常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與一定

兩官之好益深父子之名既正祖宗之靈皆安

君臣相和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

兩陽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

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沴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實備省以回天意疏

蘇信

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兆見或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符應天之示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思正德年間羣奸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怨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

然也辛遇 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
治興革得宜言路開而 國是明 恩詔布而人心
悅固宜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
滋月甚有如 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
故何耶臣等有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
責望之深固不以吾 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
天之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 上天無窮已之
愛其所以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
者無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勅諭之文深思上天示
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中外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

者伏覩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哉然愛君無窮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等之職亦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脩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君事天脩省之心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陛下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經筵之輟已久而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

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今則
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路復開取舍之失宜者
有如此廖鵬惡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禍階邊閫不
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
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諛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
來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
衣衛例諛迴避也而頃者有拿送錦衣衛打著問之
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例有定數今
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
之夫役益困矣南京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
逃亡而影射富豪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

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
周知忌諱惟以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
敢冒昧言之伏望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
省之實以盡而所以事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
通吉康臻至然後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
甚天下幸甚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
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
於上者累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
累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

之屬非時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憫憫已於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覲 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已極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遠 賜罷黜

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

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心典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陛下念省驗之

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

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時不

可以寒暑而回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踈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

再歲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具堯舜之資

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

耳之好音問難略無恐不可以言得也黃閣票擬者

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

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

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確時政

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質問可否令各擬票 面賜裁

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臣莫不詢

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情故

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高拱深居付諸臣以

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羣小而親賢樂諫之

不聞也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

可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虛廢於

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恙忘士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擡斛面者誠不可也而修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鹽越度不問以至挈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羣奸之赤幟百凡寅緣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囑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谿壑既得富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典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科給事中張翀劉濟等所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

此者不能著實修革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
亦已後矣 臣等私憂過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
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聖學之所未脩時政之所未
當銳意興革則 天意之不回人心之不感 臣等所
未信也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一終